

綱鑑易知錄

漢

十八之九

13
537
11



門 418
號 537
卷 11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八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德氏寄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成皇帝

綱丁未三年春正月晦日食。綱冬十一月故南昌。今

梅福上書

西南昌府尉梅福上書不報。尉尉錄賢也。昌因

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

綱鑑易知錄

漢成帝

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即九章算術也。桓公時有以九九見者。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公見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

九九

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則嘉謀日聞於上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紙石。高祖所以厲同世摩同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同建始成帝即位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春秋二百年號。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春秋二百之閒。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今三倍此數也。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見上卷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見十一卷霍見十六卷上官見十五卷皆母后之家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綱戊申四年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綱以何武為

京兆尹目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

赫名去後常見思

何武去後見思無雲而雷流星四面如雨

綱巳酉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綱秋七月有星孛于東

谷水災變之對

井見三三卷十七目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水對曰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現

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屑續燕飲

指與張放等宴飲禁中見上卷三五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指飛燕合

德見上卷三二又三五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

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指數為微行三者既除

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

賦市怨趨促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

振贍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

易世惠昭之無後惠帝昭帝俱無嗣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

起昌邑王在位一月霍光廢之立宣帝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

劉向災變之對

朱雲言事
得罪

就。不。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閒。
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綱。冬。十。二。月。
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見。十。四。卷。
四。將。軍。綱。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法。書。耳。
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此其書得
罪何得也。者不當得者也。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
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國安昌。漢縣。故城在河南。侯張
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
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壁。左。右。親。以。吏。民
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

張禹論災
變

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
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
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
脩。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
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
雲。見。上。卷。十。七。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但。飲。食
而。素。餐。空。食。也。詩。魏。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
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

綱監易印錄

卷十八 漢成帝

四

短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咸上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

逢見二卷比干見二卷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

爭評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朱雲折檻

辛慶忌救朱雲

輯檻直臣

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入非小變

數語老姦備見

岷山崩江水竭

綱辛亥三年春正月岷山在四川成都府茂州崩壅江出岷水

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日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可告也且曰宜脩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凡事之宜脩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免矣

劉向論漢必亡

山謂之三日江水竭。曰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

見三卷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

漢卷九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前年有星

故此云攝提斗柄所指大角天王帝從參宿名益州

又及攝提以建時節大角廷也

地至辰辰星北方水殆必亡矣

綱壬子四年春正月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王興成帝弟定陶

石于關東二綱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為

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

隕石關東

谷永黨王

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

以病免數月卒

綱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封孔吉三世孫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見七卷

皆進爵為公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

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上從之綱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

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大司馬大司空綱秋八月中山

王興卒諡曰綱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封孔吉為殷紹嘉侯

以奉共。王後。共。綱。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賂遺長。欲求復為侍。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下長獄。死獄中。廢后自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鳳音而輔政。欲令平聲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

王莽克已不倦

罷刺史置州牧

劉向說興辟雍

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綱。罷刺史置州牧。綱。詔立辟雍。未作而罷。書未惜之也。書立辟雍始此。目。犍。堅。為郡。今四川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稅上宜興辟雍。同。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四面。旋。遠。以水以節觀者。蓋辟。壁也。靡。澤也。水。周。圓。如。壁。故曰辟。靡。王制。天子曰辟雍。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

劉向論美而未循其本

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致堂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祇益趣之虛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目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

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致堂胡氏曰。夏日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哉。

目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朔欲用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

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綱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翟方卒。法其不書自殺何病漢

管登向不遷

以大臣應天變

也。病之則曷為書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諱焉。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誣也。目著其迹。綱著其心。而後世有。自時熒惑守心。熒惑南方火星。出則有勃亂所考矣。王前後星子屬。郎賁。肥。郎官姓。善為星言。大臣心為明堂大星。天。郎賁。肥。郎官姓。善為星言。大臣

宜當之上。乃名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

酒。稻米二斗。得酒一斗。為上尊。黍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十石養牛。牢養之牛。肥牛也。

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

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楚昭宋景猶不肯為

司馬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為。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

孝成不知命

誣。天人而卒。無所。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益可謂不知命矣。註音。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宜諸股肱。何益。宋景公見四卷三七。

綱三月帝崩。目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

且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

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謹。歡。譁。咸歸罪

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

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變異未見者八事

賀善贊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

音尖。火滅也。

綱以孔光為丞相。**綱**夏四月。太子欣即位。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

綱追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自宣帝追尊

始開端矣。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帝

綱五月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法書立某氏為皇

立皇后傅氏何。傅氏晏女也。晏共皇太

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

明。丁后傅晏皆為列侯。**綱**六月。詔劉秀典領五經。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向之子為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

五經。卒父前業。劉向先受成帝詔。領較秀於是總羣

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詩書之六藝六經略。諸子略

詩賦略。兵書略。術數占卜略。方技醫藥略。其敘諸子

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宗

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

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

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

餘裔。異。其於六經。如水之下使其人遭明王聖上。

七略

九流

同監易知錄 卷十八 漢成帝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致堂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脩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脩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董相董仲舒也。相豈直什伯之相遠哉。董相董仲舒也。
綱詔限民名田。不果行。註音未卒事不書書不果行何惜之也。**目**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見五卷十八。民得賣買。富者田

師丹請限民名田

連阡陌。見同上。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價為去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綱**

王莽罷就第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罷就第。乃以師丹為大司馬。綱九月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綱求能浚川疏河者。臣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低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房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

賈讓治河三策

之使道。導善為民者宜之使言。卷二句見三。今徙冀州

今直隸真定府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今直隸大名府濟縣。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既田分殺。曬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隄。

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下策也。綱冬十月。

策免大司空武。何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共王康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

崩。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帝欲收攬威柄。然制於傳太后。過寵於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

綱乙卯。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今

隕石北地十六

綱監易中錄 卷十八 漢哀帝 十二

隕石虞二

西慶陽府十六。綱以傳喜傅太后弟為大司馬。綱秋九月。隕

石于虞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二。綱策免大司空高樂漢縣故城在直隸河間府南。

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目冷褒段

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

藩國之言。以冠貫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去皇之意。

稱副皇字意義。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

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光。大司

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

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

師丹定陶之議

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服與太

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禮坊記。天無

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

得復改。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

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

皇立後。見上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

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今

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

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

唐林救師
丹

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丁姬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詔丹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丹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綱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綱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綱中山王見上王箕子孝王與之子。即平帝。幼有青生上病妖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朔禱祠解數禱祠以聲。

馮倅仔直
前當熊

求病除也。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狂而變。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書詛阻去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倅仔見二十四卷。嘗從幸虎圈見二十一卷。熊逸出攀檻見上。傅倅仔等皆驚走。馮倅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倅仔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中中宮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

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官中語。前世事。元帝時事。吏何用也。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名詣廷尉。亦自殺。

綱丙辰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

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

衛將軍。**綱**夏。遣高武侯博喜就國。**綱**策免丞相博。山

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綱**孔光自議繼嗣持異

成帝名大臣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

定陶王欣昆弟之子宜為嗣孔光獨以為中山王與

帝親弟又重忤傅太后指。帝即位傅太后欲至未央

宜為嗣宮孔光恐其與政事議以

為宜改築宮帝議立傅太后丁姬

尊號惟孔光傅喜師丹以為不可策免為庶人。以朱

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

門侍郎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

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

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洪範傳見十五卷十九

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

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

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

怒。上不聽。**綱**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

太后傅氏為帝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四太后各

大聲如鐘
鳴殿中
鼓妖

置少府太僕。綱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見上卷侯

王莽就國。綱罷州牧。復置刺史。六月。太后丁氏崩。

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冬。十月。以平當為丞

相。

綱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目上名欲封當。當病

篤。不應名。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

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旋。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

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綱有星孛于河鼓。河

王嘉疏言急務

三星在壺牛北綱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綱嘉上疏曰。孝文

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

吏之後也。其二千石見十五卷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

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

轉相促急。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唯陛下畱神於擇賢。記

善忘過。容忍臣子。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

綱冬十一月。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

坐祠祭祀。畫詛阻去。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息夫

復躬為光祿大夫。法書泰山石立。宣帝之祥也。於是再

王起石立

石立二〇一見。無鹽漢縣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危山土自

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

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

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

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見十九卷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

擢寵為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綱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綱關東民訛言行籌。書目

持橐禾或振。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

書訛言三。皆哀亂之世也。〇一見十九卷八。關東民無故驚走。

訛言行籌

鄭崇諫寵董賢

籌。綱封傅商傅太后從弟為汝昌侯。綱二月下尚書僕射

夜。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目侍中董賢為

人。美龐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

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見上父恭為少

府。詔將作大匠見二三卷十三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

巧。又為賢起冢塋營。義陵見下旁周垣數里。鄭崇諫

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

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

臣心如水

孫寶請治趙昌

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撈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言有細微怨恨。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綱**夏六月。尊帝太后傅氏為皇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綱**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法書**息夫躬奸邪小人。也皆無功。而侯鄭崇以諫僭賞。殺孫寶以救直。臣免母將隆。以禁奢僭。逐。綱目所書如此。而欲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建平二年夏賀良言漢歷中衰宜急改元易號遂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之**綱**

母將隆諫發武庫兵

諫大夫鮑宣上書

上發武庫。卷見十三。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卷見二十六。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公羊傳定公十二年。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邑無百雉之城。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弄戲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缺也。國威器共供。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帝成末。隆嘗奏言宜徵左遷為沛郡。今江南徐州。都尉。**綱**諫大夫鮑宣上書。**法書**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書何。

岡監易知錄

卷十八 漢哀帝

十八

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
宜請黜董賢，用喜武辭語，對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
特書之。註音劉輔見上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
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食，且十彗
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極
也。甚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見九卷之士論議通
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之也。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
在省戶也。禁闈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

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
宜令休就外傳，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
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
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也。宜語雖刻切，上以宜名儒優容之。
綱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曰：匈奴單于烏珠留若鞮單于。
請朝五年也。明年上問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倘可且勿
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楊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
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來朝，國家辭之。

楊雄諫辭
單于來朝

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然不敢窺西河。乃長城以限之。西河匈奴南界。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見十五卷。高皇后時，匈奴悖慢。見十一卷。及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見二十二卷。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見三十卷。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衛青霍去病擊匈奴。窮極其地，追犇逐北。一至祁連山而還。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中地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誨口。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俱宣帝年號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匈奴內亂，爭立。五單于。呼韓邪歸化，稱臣。見二十六卷。然尚羈縻迷之計，羈縻猶言維繫也。馬欲朝不距，不欲不疆。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款塞請朝見。今單于歸義懷誠。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之以開將來之隙。

是日日食

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綱已未。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書。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綱皇太后傅氏

崩。合葬渭陵。見上卷。號孝元傅皇后。法書西漢后不書

議也。曷為譏之。以藩妾合葬非吉也。故特書地。后葬書地多矣。未有書號某后者。此其書孝元傅皇后何

譏之。譏也。卑其祖矣。綱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

司隸。綱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法書於是嘉不食

何甚。漢也。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目上託傅太后

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

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書虞

陶謨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章。王

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

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

以貴之。單也。竭。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

王嘉封還詔書

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見上心疑雲寃，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爲可許，上以爲顧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爲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

責問以相等事。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詔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平帝年號中，追諡曰忠，紹其封。**綱**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目**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綱**下司隸鮑宣獄，髡鉗。見五之。**目**丞相光行，土聲也。園陵，帝王所葬曰陵，其栽植草木處曰園。官屬

以令行馳道中。馳道天子所行道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

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

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

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

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綱冬十二月以

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

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

入閣。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用賓客

鉤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兒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

諸生舉幡太學下

孔光敬禮董賢

哀帝欲法堯禪舜

王閔諫貴董賢

正三公分職

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閔。平阿侯譚之子進曰陛下

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

默然左右遣閔出閔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

中大夫武帝幸韓嫣。偃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

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誼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

亦不罪也。

綱庚申二年夏四月晦日食。綱五月正三公分職董

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法書三公分職

綱漢哀帝

太后遣使者馳召莽

是矣。然皆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司馬。孔光彭宣不恥與之同列。又且甘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待貶黜。惡自見矣。**綱**六月帝崩。帝曙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法武帝宣帝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綱**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綱**太皇太后元帝后王政君也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天子新崩。未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

孔光舉王莽

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見十一卷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軫也。視因埋獄中。收沒人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綱**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書也。莽之篡太后以者何病。太后新都侯則書太后弟子為大司馬。則書太后是故封居攝踐阼。則書太后詔稱假皇帝。則亦書太后。其責於太后也。**綱**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

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後危社稷。惠帝無嗣，外戚諸主外戚上。今比祕世無嗣。成帝哀帝方當選立近親。官榮謀反。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綱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法書三，未有不書迎之者。恆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病已蒙上文率羣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則亦蒙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則恆見十一卷十三賀病已見何？箕子於哀帝弟也。註音十五卷十六二十嬰見下卷

一曰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

之。綱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孝哀皇后於桂宮。

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綱以甄

真邯寒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

立就國。曰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

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劾奏何武

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見上卷侯立，雖不

居位，莽畏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

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

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

王莽盛尊事孔光

彭宣見險而止

王莽秉政

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綱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綱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目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

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綱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

綱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明發

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已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

水至豈不信哉綱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綱冬十

月葬義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

孝平皇帝初名箕子更名衍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王莽迎立之在位五年莽

弑之壽十四歲諡法布綱治紀曰平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

綱辛酉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

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

傅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目莽風諷

益州今雲南雲南府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見三卷四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

獻白雉
王莽號安漢公

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家世相傳為疇太后詔尚書具

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

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

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漢縣故城

在湖廣長沙府西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

功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管四輔太師太保太傅少傅之事號

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

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

羣臣下至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

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醒小事令太后詔曰自

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莽權

與人主侔矣綱夏五月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

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

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

衛姬為中山見上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

畱中山不得至京師綱封公子寬魯頃公之後為褒魯侯

孔均孔子十六世孫為褒成侯以奉周公孔子之祠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八 漢平帝 二七

獻犀牛

上黃龍游

江上

王莽功德

比周公

孫寶語孔

光

綱壬戌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

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

貢獻。綱越嶠郡見二十四上黃龍游江中法書上者何

若曰其所上。綱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

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名公大賢，尚猶有

不相悅卷三著於經典周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

臣皆失色。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綱帝更名衍侃。綱大

隕石鉅鹿

二

二子知幾

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綱大旱，蝗。綱隕石于

鉅鹿今直隸。綱大夫龔勝內漢罷歸法書有書請

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此其不書請謝何？直書罷歸

見二子之勇退也。知幾其神乎？二子之謂矣。終綱目

直書罷歸音易繫辭知幾其神。綱光祿大夫楚國今

南徐龔勝，大中大夫琅邪見上卷。綱漢以王莽專政

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

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

梅福見上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

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今浙江者，變姓

梅福為吳市門卒

名為吳市

在紹興府城西今名梅市

門卒云

綱秋九月晦日食

綱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書法見二十七

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

主及汎凡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

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

莽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推原說稅命

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

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

要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

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今陝西

安府興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視屬自劾吳章弟子收

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

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

見上侯立莽尊屬平阿見上卷侯仁素剛直皆以太

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

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

海內震焉北海今山東青州府逢旁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

云敞義士

逢胡浮海
客遼東

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今盛京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稽。逢胡。客遼東。若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為得之。

王莽號宰衡

綱甲子四年春二月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商阿衡故**綱**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綱乙丑五年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綱**

王莽加九錫

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書九錫始此九錫與馬宮一衣服樂則四朱戶五納陛

王莽作策藏金滕

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與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衮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彤玃之弓矢也。鈇鉞謂大上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軒縣見四卷十九曲縣賁同奔。彤音同赤色。玃同盧。黑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彤弓一彤矢百。玃同。矢千。秬黑黍。鬯香草和以釀酒謂之秬鬯。**綱**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曰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臘者歲終之大祭。漢以冬至後第三戌日為臘。臘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見上願以身代。藏策金滕。見二卷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葬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綱**證於平帝獨不曰葬康陵。無乃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八 漢平帝 三十一

綱目本春
秋之法
王莽居攝
踐祚

失書乎。曰非也。春秋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王莽篡賊。干統十有四年之久。然後劉玄起。光武中興。眾共誅之。綱目不書葬。平帝蓋本春秋之法也歟。**綱**以太晏為大司徒。**綱**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莽皆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至是前輝光王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

叔皇帝
攝皇帝

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舜謂太后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蔡也度鐸也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姜一襁負兒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卷見三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阼。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服臣節。詔曰可。

孔光不忠不孝

雪航趙氏日王莽篡漢當時守清潔而不污者
 惟梅福逢萌先見幾而去龔勝薛方郭欽蔣詡
 郗漢王霸乃不屈引退誠以君臣天地之大義
 故寧死而不辱身也至若紀途郗越郗相唐林
 唐遵等以清名素稱於時楊雄谷永以文章著
 於世劉歆為劉向之子漢之宗室而皆含羞蒙
 垢臣事篡逆何無廉恥之甚也又若孔光者乃
 先聖之裔受知三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
 偽行內懷奸謀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是以文
 武二大柄付於莽手孝平二年光為太師稱莽
 功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言其事漢則
 不忠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史稱光謙
 恭畏謹上隱下洩以為美德以愚庸見正若削
 足而適履役首而便冠勝小失大奚足為賢乎
 歷年圖日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
 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唯知人善任使而已
 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忠者
 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

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
 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
 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如皇何遠哉
 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
 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
 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
 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德優然孝元優游
 不斷漢業始衰幸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
 狠愎不明變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
 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
 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十二帝共二百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
 二百三十年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九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附王莽

孺子嬰

宣帝玄孫廣成侯勳之子也。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為定安公。莽孝元皇后之姪。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廢孺子嬰。篡漢。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綱丙寅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

劉崇起兵

皇太子號曰孺子。綱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

不克死之。書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書起兵死之，予得義也。書死之，始此。目

安眾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

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

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不

得入而敗。綱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以

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故也。綱冬十月朔，日食。

綱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

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

假皇帝

翟義起兵

不克死之。信亡走。明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何如哉？三輔應者書日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為臣子之勸爾。綱日急於討賊如此，其為後世之戒，豈不嚴哉？目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翟義方進與

姊子陳豐謀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宗室嚴鄉侯劉

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吸郡國

檄見九卷入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拜孫建等

為將軍，擊義。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豪傑趙朋、霍鴻等聞

義兵起，自稱將軍。衆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級為將軍。

綱監易日象

漢孺子嬰

王莽作大誥

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甫。紂之子即武庚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見三卷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綱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綱三輔兵皆破滅目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見十七卷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

王莽自稱新皇帝 哀章獻銅

之事矣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綱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目梓潼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簡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蓋謂天帝與高帝傳禪於也日昏時持至高廟僕射夜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坐未央宮前殿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也

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也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之。乃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

之。

綱已巳。

新莽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

漢縣屬陝西延

安公。

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綱夏四月。

徐鄉。

漢縣故城在山

東登州

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綱莽禁不得買

賣田及奴婢。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

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予九族鄉里。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

裔。

綱以禦魑魅。

見卷二十一

致堂胡氏曰。井田。致治之本。及秦廢之。漢不能復。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

而買賣奴婢之禁亦在政所當先不可以下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也

綱冬雷桐華大雨雹

綱庚午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冬十二月

雷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

擊之**目**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建等率

十二將分道並出

綱辛未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略吏民州郡

兵起發不日入塞而日入塞不日盜起而日兵起誠

法若此其汲汲討賊之意為何如**目**單于怒曰先單

嚴尤諫王莽擊匈奴

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

得立遣兵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

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

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允。周曰獫狁秦漢

日匈奴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周宣王命尹吉甫帥

師伐獫狁詩人作六月之詩以美之其四章曰侵其

視獫狁之侵。譬猶蠹文。蝨萌。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疲。敝。匈奴亦創昌。艾藝。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築長城之固。延袤長也。萬里。轉輸運糧也。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民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

龔勝不食而卒

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僕。骨矣。綱。莽太師王舜死。綱。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書。莽臣皆書死。賊莽也。終莽之篇。惟法。龔勝書卒。所以殊之於莽臣也。目。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見上卷。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兩子及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

邪今山東青州府紀逡齊今青州府臨淄縣薛方沛今江南徐州沛縣唐林

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莽以安車

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高士傳許由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

名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名我，我

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其名，譽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污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

隃麋今陝西鳳翔府郭欽爲南郡今湖廣荊州府太守杜陵今陝

西西安府咸寧縣蔣詡爲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刺史亦以廉直爲名。

莽方謝王

陳咸用漢家祖臘

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

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見上卷歎

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下吾可以逝矣。

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名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

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

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祖祭道神也。臘歲終之大祭，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墓

日爲臘，漢以火德，壬火盛於午，墓於戌，故午祖戌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

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

融、北海亦青州府禽慶、蘇章、山陽即兗州府曹竟皆儒生，去官。

不仕於莽。

綱壬申年四春令民得賣田。且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

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鐸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

為姦天下警警激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

王田者皆得賣之。

綱癸酉年五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書不書新室文

於漢也成新莽之篡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握璽

其命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

則其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恆

辭書之是故不成莽之為新則太皇太后不書漢成

李氏之為唐則晉故后蕭氏見且莽既改號太后為

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乃隳灰壞怪孝元廟更為太后

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同饌也食堂名

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

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預何治猶言于而壞之且

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

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

酌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

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

四葬渭陵。見二十七卷綱十一月。彗星。見五卷出。法書一

歲而兵大起矣。天道恆象信哉。

綱甲戌。元年春三月晦日食。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綱六月黃霧四塞。書終綱目書黃霧四塞二。皆為王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霧惡氣也。王氏蓋以是始終焉。

綱乙亥。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綱目書訛言三。見上卷十五。

綱丁丑。四年秋。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目莽法令

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於是並起為盜賊。臨淮

瓜田儀。姓瓜田。名儀。等依阻會稽。今江南蘇州府。長

洲。今蘇州府。琅邪。今山東青州府。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

長洲縣。今青州府。長入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

廣荆。日昭縣。饑饉更相侵奪。新市。地名在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王匡王

鳳推為渠帥。眾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

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在湖廣安陸府當陽縣。中數月間。至七

八千人。

綱戊寅。五年春。莽大夫楊雄死。且成帝之世。雄以奏賦

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即劉歆。並列。哀帝之初。又

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莽大夫楊雄死。

雄死。

綱監易知錄 卷十九 新莽

九

黃霧四塞

訛言黃龍

兵起

太玄法言

而雄三世成哀平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在久位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中用

劉棻學作奇字

楊雄投閣

棻秀子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莽始建國二年甄事辭連及雄時雄較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

劇秦美新之文

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劇甚也蓋以秦王無道以頌莽君子病焉

遂昌尹氏曰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楊雄在哀平間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其權勢熏灼雄不苟於附媚安於恬退誠足嘉尚者洎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下以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身負弒逆文奸飾偽盜竊漢祚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而不知愧恥者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觀綱目所書莽大夫楊雄死則雄之失身於莽盡東海之波

兵皆起

不足以前其恥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音湔音箋

綱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樊崇起兵於莒今青州府莒州衆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皆

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又有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刁子都

亦起兵鈔擊徐兗今江南徐州府莽遣使者發兵擊之

不能克綱莽孫宗自殺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發覺自殺

綱庚辰地皇元年秋九月大雨六十餘日綱鉅鹿見男子

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綱辛巳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莽太子臨謀殺莽

大雨六十餘日

兵起

書書莽殺其子宇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法太子臨謀殺莽自殺屢書不一書所以著篡逆之應為世戒也宋劬書弒臨書太子矣其音宋劬見三書殺何賊莽也臣不臣故子不子也
註六卷二

綱秋關東大饑蝗綱南郡今湖廣荆州府秦豐兵起目豐聚

衆萬人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

綱壬午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綱夏四月樊崇兵自

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目初樊崇

等衆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劍昌

也傷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衆

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志別由是號曰赤眉匡

赤眉

蝗飛蔽天

兵起

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

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

言。初田況對莽言，今空復多出。綱蝗飛蔽天。書法見十四卷

二十。綱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目新市王匡等進攻

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平林。漢縣，故城在隨州東北。人陳牧、廖聊去聲湛復

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綱赤眉破廉丹，誅之。

秀起兵春陵，與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書法漢宗

室則與崇快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未目初長沙

有書興復帝室者，書興復帝室特筆也。

光武起兵

春陵

今湖廣長沙府。定王發。景帝第十子。生春陵。鄉名，在湖廣永寧遠縣。節侯

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徙

封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之白水鄉。在南陽府鄧州，仍改春陵。與宗族往家

焉。仁子敞嗣。莽時國除，節侯小子外為鬱林。今廣西潯州府

太守。外生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都尉回。回生南頓。漢縣，故城在河南開

封府項城縣。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南陽府唐縣。樊重女。生三男

。綱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抽日角，隆高也。準

鼻也。日角謂天。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

仲。仲高祖兄名高祖，日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秀嘗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

南陽白水鄉

劉續比高祖兄仲

過穰今南陽府鄧州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

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劉向子歆更名秀時秀為莽國師封嘉新公

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人李

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

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

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字續兄弟汎愛

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

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歸春陵南陽白水鄉也舉兵會

續名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

春陵

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

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

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續使族人招

說新市平林兵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漢縣故城在鄧州李軼

鄧晨皆將賓客來會綱冬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

阜梁丘姓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

書法見九目劉續欲進攻宛與甄阜梁丘賜戰敗續

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

萬南臨泚彼水在南陽府唐縣會下江兵綠林兵王常等入荆州號下江兵

漢兵龍取莽輜重

同治

卷十九

漢淮陽王

五千餘人至宜秋聚名在南陽府泌陽縣續與秀見王常說以

合從宗之利常等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

是諸郡齊心同力銳氣益壯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

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光

武即位詔封為淮陽王

綱癸未漢帝玄更始元年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

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曰春陵戴侯曾孫玄在

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

兵無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劉續

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續成名貪玄懦弱先定策立之

然後名續示其議續以為宜且稱王以號令破莽降

赤眉然後舉尊號張卬不從二月朔設壇場於洧欲

水在南陽府城東上玄即皇帝位南面朝羣臣羞愧流汗舉

手不能言置公卿拜演為大司徒綱三月劉秀徇行

日昆陽漢縣故城在南陽府舞陽縣鄗宴今開封府鄗城

皆下之綱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

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目莽遣王尋王邑發兵平

陽 尋邑圍昆

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

無霸蓬萊海濱人身長一丈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二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

為壘尉軍門都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兵四十二萬號百萬五月出潁川見與嚴尤陳茂合

劉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出城南門於

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

邑縱兵圍昆陽綱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

都之書邑長耳何以書美反正也目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

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

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

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

封彭為歸德侯綱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

王尋目劉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六月朔秀自將

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

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

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

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

益壯無不一當百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

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雒川 澧水出河南汝州魯

山縣流至南陽府葉縣入沙河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

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關中

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州牧郡守自

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綱劉秀徇潁川馮異以

五縣降目劉秀復徇潁川郡名治河南開封府許州屯兵巾車鄉

在汝州東南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

有老母在父甫城今汝州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

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

馮異以五縣降巾車鄉

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

五縣以降綱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自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

除之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

伯升劉續字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收稷將誅

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委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

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

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去聲續服

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自慙乃拜秀為破虜

劉秀不伐昆陽之功

大將軍封武信侯。綱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甚矣劉歆之罪一死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指陳王

明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自覆宗國方且與之

文飾姦言矯誣當世甚至易名應識使倖非望卒之

夷滅為天下笑自班固作漢史列歆於何傳之末紀

其著述及改名秀之後乃載在莽傳殆若二人由是

後之學者不復推考舉以向歆並稱豈知歆乃向之

罪人烏可同日而語若其父子異論是特小小者爾

綱日書莽國師則歆臣事賊莽為之謀主不言可知

觀者不可不察也。且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

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

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

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淡鮓薄魚。鮓名無鱗

王莽但飲酒啗鮓魚

隗囂起兵

有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綱成紀隗囂

起兵應漢。目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人隗崔隗義同起兵以

應漢。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移檄

郡國勒兵十萬。徇隴西今陝西臨洮府武都今鞏昌府階州皆下

之。綱公孫述起兵成都。目茂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公孫述

起兵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治成都牧。綱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

曄葉起兵。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

衆共誅莽。傳首詣宛法書人也書鄧曄何予義且志功也苟有義雖人必書所以勸

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綱鑑易知錄

卷十九

漢淮陽王

十七

公孫述起兵

衆共誅莽

義也。孝平皇后更號黃皇室主矣。不書黃皇室主何

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故后雖莽女，雖自焚，猶書崩莽，誅其攻也。目更始遣王匡攻洛陽。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申屠建

李松攻武關。在陝西西三輔。見三二。震動。折。今河南安府商州。浙川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

農。今河南南府掾。王憲為校尉。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

今西安府。而長安。京師今西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舍。旁黃

皇室主。平帝后莽女也。自劉氏廢后，常稱疾不朝會。

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

避火宣室。未央宮前殿正火，輒隨之。莽旋席隨斗柄

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

莽之漸臺。漸浸也。臺在池。中故名。欲阻池水。舖。申時食也。時

眾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懸上聲。肉塊日。切分之。

申屠建以王憲得璽綬，不上收斬之。傳。轉去聲。莽首

詣宛。更始都宛。縣。懸。于市。百姓共提。抵。擊之。或切食

其舌。綱。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綱。冬十月

玄北都洛。目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

前脩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漢舊儀司隸校尉置從事

史十二人。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

過。皆冠貫幘。幘巾也。卑賤者所服。其後貴賤皆服之。而服婦人衣。

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升老吏或

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

焉。更始遂北都洛。綱以彭寵為漁陽太守。今直隸順天府薊州

綱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今直隸真定府綱大司馬

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法書特筆也。沛公之入

復見漢官威儀

劉秀徇河

北除莽苛政

法大司馬之至河北也。書音沛公見九目大司馬秀

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病遣囚徒

平其不平。除王莽苛虐也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

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持策馬追秀。及於

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

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

寸。垂功名於竹帛。見十五卷十一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俱賊號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

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崛起。志在財幣

鄧禹杖策追劉秀

鄧禹說劉秀

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縊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上聲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

馮異說劉秀

王郎稱帝於邯鄲

劉秀北徇薊

後首刮席

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綱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寒邯目王莽時長安中有
 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邯今直隸廣平上者
 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劉林漢宗等信之與趙國直
隸真定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州郡響應
府趙州
綱甲申二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今直隸順天
府大興縣
 二月玄遷都長安目申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
 長樂宮在西安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
 免同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

更始委政趙萌

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目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綱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目耿况遣其子弇甘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真定府趙州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今順天府薊州上谷今直隸保

劉秀以耿弇為長史

摧枯折腐

定

兵馬歸發突騎以轡各車踐烏合之眾如摧枯折折

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

盧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故城在真定府定州乃馳北上謁秀留署

耿弇諫劉秀南歸

長史與俱北至薊與之俱北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

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彭寵亦南陽人上

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

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去聲奈何北行人囊中秀指

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綱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

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目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

北道主人

燕冀亭

馮異上豆

粥

滹沱河

冰堅可渡

馮異進麥

飯

白衣老人

亂。於是秀趣促駕出城晨夜南馳至燕無冀閭亭在

定府深州城外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今真定府晉

州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呼沱駝河源出太原府經

州晉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斯。澌。流水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

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

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真定府

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屬火秀對

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漢縣屬城西惶惑不

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今真定府冀州為長安

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
獨信都太守任光和王莽分鉅鹿郡為和太守邳

批彤容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

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

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

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擲墮壞也損威重非計之得

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

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肯成

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拜光

邳彤諫劉
秀西還

綱鑑易知錄 卷十九 漢淮陽王 二二

彭大將軍將兵以從衆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睢水滹沱

未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漢之高光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入乎項氏之手矣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填於餓虎之喙矣而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兵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虜是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睢水之脫而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於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可不中耶
睢水之圍見九卷十三

綱延岑據漢中今陝西漢中府漢中王嘉擊降之綱大司馬

秀以賈復祭債遵為將軍目漢中王嘉薦校尉賈復

及陳俊於大司馬秀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硯秀

舍中兒犯法軍市見七十二卷七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

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訊姦將軍謂諸將曰當

備也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綱

大司馬秀拔廣阿目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今直隸真定府

隆平縣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

當備祭遵

劉秀拔邯鄲斬王郎

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綱。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目。薊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今順天府昌平州說其父況擊邯鄲。寇恂曰。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蛤延主梁亦方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

令反側子自安大樹將軍

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恂還與長史景丹及衆將兵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醒會諸將燒之。曰。令平反側子自安。秀部將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赦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丙樹下。故軍中號曰

耿弁諫蕭王罷兵

大樹將軍綱玄立大司馬秀為蕭王。目更始遣使立秀為蕭今江南徐州蕭縣王。令罷兵。耿弁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俱賊號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劉玄字不能辨也。敗必不久，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侯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見九天卷八

蕭王破降銅馬諸賊

輕騎按行部陳

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矣。綱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眾，南徇河內，降之。目是時諸賊合數口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於鄆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漢將突騎來會。王以朱浮為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牧，治薊今順天府大興縣。銅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俱賊號來與其餘眾合。王復與戰，悉破降之。諸將未化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人馬不帶甲日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

公孫述稱蜀王

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衆
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俱賊
號十餘萬衆在射犬漢縣屬河內王擊破之南徇河內今

南懷慶府

太守韓歆降

綱公孫述自稱蜀王

成都府

綱冬

赤眉西攻長安

綱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

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目蕭王將北徇

燕今直隸順天府

趙今直隸真定府

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

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時朱鮪李

軼守洛陽

今河南河南府

鮑永田邑在并

兵州

今山西太原府王以

鄧禹薦恂守河內

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畱蕭何守關中

見九卷十

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

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

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於其地置津故名孟津

將軍統兵河上即孟津也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

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綱梁王末據國起兵

更始元年封劉永為梁王末故梁王立之子也都睢陽今河南歸德府

東漢紀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長沙定王之景帝六世孫也

莽末起兵復興帝室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三歲而崩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芟刈羣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在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末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公孫述稱成帝

綱乙西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夏四月公孫述稱

成帝綱蕭王擊尤來大槍號五幡俱賊敗之綱蕭王

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目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等破散略盡賈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

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綱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發漢王已平天下

創業中興不同

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嚮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

綱王還至中山

定府定州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真定府

趙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

耿純請正號位攀龍附鳳

綱蓋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一 漢光武 二二

赤伏符

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郿，真定府高邑縣，名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備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識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赤，火色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皆為四七之際。漢火德，故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鄴南。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致堂胡氏曰：光武舉兵始則為宗祖，復雖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洛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再三於此，即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為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其後拜三公三人，二人取諸符識，而王梁尋坐罪廢，識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綱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樊崇等進至華陰。今陝西安府華陰縣，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議立宗室，挾義誅伐，乃立劉盆子。故式侯劉萌之子，時在軍中主牧牛為上將軍。崇以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故也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避髮徒跣。徒跣赤足敝衣赭者汗，赭赤而

汗見衆拜恐畏欲啼。綱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目帝使使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鄼見十侯。禹時年二十四。又按赤伏符。以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為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司徒事。綱九月。赤眉入長安。目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綱封更始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目詔

赤眉入長安
封更始為淮陽王

以卓茂為大司徒

敢賊害者。罪同大逆。綱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目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閒為密今河南開封府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一亭亭有長。主盜賊。去聲。餽也。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

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之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疆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平聲。議。大者罪。日論。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

城聞者皆蚩

蚩。輕。侮也。

其不能河南郡

今河南府。

為置守

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

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

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貫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溫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

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綱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目諸將圍洛陽

朱鮪以洛陽降

綱

漢光武

三十

舉大事者
不忌小怨

杜詩格殺
蕭廣

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見上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更始元年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今開封府扶溝縣。侯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起戟之，有衣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見上遂定都焉。綱淮陽王降。

鄧禹屯柵

停車勞來

於赤眉。綱鄧禹引軍屯柵。荀邑。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俱去之。父老童稱垂髻。調小兒戴白。髮之垂者髮白者。髮白者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忿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

隗囂稱西州上將軍

軍北至栒邑。漢縣故城在西安府淳化縣西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綱十一月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

陽王綱。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目隗囂。更始元年

起兵二年徵囂為右將軍後又以為御史大夫歸天水。今鞏昌府見上十七成紀復聚其

衆自稱西州上將軍。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

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滂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

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等為將軍。班彪之屬為賓客。

名震西州。馬援少時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

汝大才當晚成。良上不示人以朴。同樸。木素也。且從所好。

大才晚成

守錢虜

西 竇融據河

遂之北地田牧。馬援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常謂賓客

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休去聲數千

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

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

敬重。與決籌策。綱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目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匈奴南界張掖等五郡地知其土俗更始時

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

張掖。今陝西行都司甘肅州衛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

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見上求往。更始

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今陝西都司涼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曾為酒泉都司肅太守辛彤容為敦煌今陝西行都司肅太守唯庫鈞為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

綱鑑易知錄卷十九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319